

二 我外部發言人對本約內容與意

義之談話

中蘇兩國已於八月二十一日簽訂不侵犯條約。此舉不獨對於中蘇二國間之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為太平洋各國以不侵犯之保證共謀安全之嚆矢。中蘇二國現已重申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中之原則，即兩方再行聲明不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為施行國策之工具。兩方依照此項原則，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又兩締約國之一方受第三國侵略時，他方約定不得對於該侵略國予以任何協助，或有不利益於被侵略國之舉動。故此項條約之內容，極為簡

全面抗戰展開前夕中日雙方之態度與言論 奧松

自七月八日日軍進攻蘆溝橋後，我二十九軍將士奮勇抵抗，誓死守土，全國上下，一致感奮。中間冀察當局雖曾與日方進行和平談判，數度議定撤兵辦法，但日方不顧信義，一再食言，並任意源源增開軍隊至北方，二十七日

111831
晚起，竟又進攻廊坊，轟炸平郊，截至本稿纂集時止，平市為漢奸所盤踞，宋哲元已率部離平，天津在日機殘酷轟炸之下危在旦夕。凡屬正

單，純係消極性質，即以不侵略及不協助侵略國為維持和平之方法。約文簡賅而宗旨正大，實為非戰公約及其他維持和平條約之一種有力的補充文件。世界各國在最近十年間，締結不侵犯條約者不知凡幾，即雙方所抱主義迥然不同之國，亦多有締結此約者。中蘇兩國簽訂之不侵犯條約，與各國締結者並無異致。雖在太平洋各國間尙屬創例，而與世界確保和平之主旨，正相符合。中國今日雖受外來極度之侵略，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愛和平為我國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略我者，苟能幡然覺悟，變更其國策，則吾人亦深願與之簽訂不侵犯條約，共維亞細亞之安全，而謀人類之幸福。是中蘇二國不侵犯條約之締結，或為東亞大局好轉之朕兆，我人所企望者在於此耳。

義人士，對此橫暴侵略行為，無不髮指眦裂，現在舉國上下，已一致興起，準備在中央領導之下，與豺獍之侵略者拚命。關於抗戰情形以及各國之態度，已另有二文分別敘述，本稿祇將中日兩國政府所發表之言論與態度加以纂集，藉資參考。

蔣委員長之重要談話

蔣委員長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時，對盧

溝橋事件，有所報告，茲紀其演詞如下：各位先生，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委

趨有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前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祇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變變，而不是求戰。戰是應付最後關頭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重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應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對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

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我向九國公約國致送節略 中國駐英

大使郭泰祺於十六日謁英外相艾登，面遞中國政府所送出之節略，就中日兩國糾紛之情勢有所說明，此節略係同時送遞華盛頓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惟日本不在其內。（按即美國、比利時、英國、法國、意國、荷蘭、葡萄牙七國）此外並送遞蘇聯與德國，其內容均屬相同，略稱：

此次紛擾發生之際，係在七月七日夜間。其時日本軍隊正在舉行演習，最初發生衝突之地點，係在蘆溝橋一帶。日本軍隊在該處毫無權利足以根據，查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第九條規定，外國軍隊駐在地點，並未將蘆溝橋、宛平縣城，及豐台包含在內，日本根據此項條約而提出要求，原已不合時宜，絕無根據。且即就辛丑條約條文而論，日本在各該地方駐紮軍隊，舉行演習，亦絕無理由。……日本軍隊藉詞要求在中國軍隊防地內，搜尋失蹤之日本兵士一名，竟圖以強力於在間侵入中國軍隊所駐防之宛平縣城，明知中國軍隊

必加以拒絕，乃故意出此藉以發動對於華北更進一步之侵略行為，此固屬顯而易見者也。一節略稱，現有日本飛機百餘架，陸軍約二萬員名，集中北平及天津附近，中國當局竭盡一切方法，甚至允許雙方相互撤兵，以冀停止敵對狀態，無如每次獲得解決辦法之後，輒因日本軍隊重行進攻，以致立即成爲無效。一節略最後則稱：中國政府認爲「此項侵略行為，實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規定之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倘任其發生，則足以在亞洲及全世界產生重大之後果，此在中國方面，現仍準備談判任何榮譽之協定，惟中國國民政府對於談判解決之基本條件，不得不加以密切之控制，蓋恐嚇地方當局，促成華北分裂，原爲日本軍人慣用之策略，而爲世人所熟知也。」云。

顧大使之談話 七月十六日，法外長先後接見中日蘇三國大使，就華北事件有所磋商，事後顧大使向哈瓦斯社訪員發表長篇談話如下：

中國政府已通告各國政府，凡日本強令華北地方當局所締結之協定非經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國概不加以承認。中國已抱決心，如日本方面對於中國領土主權再有任何種僭越侵奪之行爲，當用一切方法，加以抵抗。一假令中國北部，竟由日本加以控制，則勢將成爲第二次日俄戰爭之序幕，其影響所及，固不難想像而得矣。抑尤有進者，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各項基本

原則，現已因日本之態度，而遭嚴重之威脅，中國之獨立，不僅爲維持東亞均勢所必不可缺即爲維持全世界之均勢計，亦屬必不可少也。日本如一旦控制中國，則不僅歐美各國在中國之廣大利益，將悉被剷除，且對於歐美各國在亞洲之各屬地，危險亦至爲鉅大。」云。

中日互致備忘錄 日方因我國態度強硬，乃於十七日由其駐京參事官向外務部提出備忘錄，希望我國於兩日內答復，十八日復由武官大城戶向軍政部提出「警告」，茲分錄如下。參事官日高，於十七日午後十一時半與外交部長王寵惠氏會見，先以口頭說明外務省訓令之要旨，然後面交備忘錄，其內容如左：

「日本帝國政府曾於本月十一日業經聲明決計堅持不擴大事態爲方針，並不放棄和平解決希望。隱忍自重，努力由地方解決。但中國政府非僅繼續取挑釁態度，且以各種手段與方法妨礙警察當局之實行解決條件，而威脅華北之安定，帝國政府承認爲至堪遺憾者。倘就此任其推移，深恐發生嚴重不測之事態。中國政府之方針，亦在乎不擴大事態，業經實部長迭次申明在案。帝國政府有鑑於此，倘中國政府確實抱有此種希望，則爲實現計，應請即時停止一切挑釁的言行，並不妨害現地當局之實行解決條件，是所至盼。上述各情均望迅速給與適當之答覆。」

日高面交該項備忘錄以後，並要求在十九日之前作答。駐京日陸軍武官大城戶，於十七日午後六時代表日本陸軍訪最高軍政長官何應欽，適何部長事忙，以次長曹浩森代見。日武官大城戶即面交公文如左：

「自昭和十年五月十一日至同年七月九日，其間由華北日華兩國陸軍當局間成立各項諒解，中國方面皆目無此項協定，派兵（航空兵力亦包含之）北上，或有行使航空兵力之態度。倘事已至此，則日軍當採取認爲適宜之處置。其結果所發生之一切事態，應由國民政府負責，特此通知。昭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日本陸軍駐京武官陸軍步兵大佐大城戶三治。」

十九日下午二時半，外部派科長董道寧赴日本駐華大使館，會晤參事日高，面致備忘錄。內容如次：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曾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布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應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之維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接見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時，曾提議雙方停止軍事調動，並將軍隊撤回原地。日方對此提議迄無表示，不勝遺憾。現在我國政府願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

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衝之希望，想必願意接受此項提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總之，我國政府極願盡各種方法，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故凡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對於處理國際紛爭所公認之任何和平方法，如兩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我國政府無不樂於接受也。」

又日本駐華陸軍武官喜多誠一，十九日下午四時赴軍政部晉謁何部長，交換關於蘆溝橋事件之意見。喜多謂中日局勢已到最後階段，希望撤退軍隊，否則局勢有擴大之虞。何部長答稱，目前緊張情形，全係日方派遣大量陸軍空軍所造成，我方自始希望和平解決，並無擴大之意。但鑒於日方調派大軍於河北省，不能不有所準備，此種準備，全係於自衛並無挑戰之意。中國軍隊均是國軍，無所謂中央軍與其他軍，中國政府在中國領土內必要調動國軍，係屬當然之事。但如日本能將新增之軍隊撤退，中國方面亦可考慮作同樣之行動。總

而言之，事態之擴大與否，在日方而不在中國也。

日方接得我備忘錄後，認為不滿意，乃令日高再訪王外長，同時東京於二十日開兩度緊急閉議，討論此事。日參事官日高二十日晨至外部謁外長王寵惠，就十九日我外部所提備忘錄有所談洽。日高首詢我備忘錄是否為對十七日晚日方備忘錄之答覆，抑係我方另外提出之件。王謂我方注重內容，至形式上視為答復可，視為我方提出之件亦可。日高繼言北方問題向由冀察政委會接洽，此次何妨授權該會折衝。王答，交涉須由中央辦理。次又談及撤兵問題。王鄭重聲明，須兩方同時撤退。最後日高謂蔣委員長演詞，已大體讀過，而未詳加研究，蔣委員長真意果如何。王答，蔣之演詞實際乃外交部迭次對日方所屢言者，不過引申而詳言之，其最可注意者，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二語。日高行時稱，對王外長所答意思完全明瞭，惟恐日政府尙未能認為滿意之答覆云。二十

日上午八時，日高又赴外部官舍晉謁王部長，繼續交換關於蘆溝橋事件之意見。王外長告以際茲事機緊迫，彼此不必作無益之辯論，貽誤大局，務須雙方採取迅速行動，避免事態之擴大。如謂中國在河北省之軍隊調動有可非議之點，則日本大部軍隊之在該省，當尤顯為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王部長旋更重提昨日節略中之提議，謂雙方應立即約定日期，彼此同時停止軍事行動，撤退軍隊，以為此係惟一可能的避免衝突之方法。王氏並稱，雙方既均謂不欲擴大事態，且均謂軍隊之調遣不過預防萬一，則中國之提議自無不能接受之理由。關於地方交涉一點，王部長則謂任何國家之外交，無不由中央政府主持辦理，就本事件而論，中國政府固無時不準備與日本政府交涉，以謀迅速公正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方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最後王部長並稱，中國政府已屢次表明其熱烈願望，願將此不幸事件，得一和平解決，只須有一線和平希望，中國決不放棄其依據外交途徑從

事和平解決之努力。

馮副委員長之談話 中央社記者於二

十一日訪軍委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叩詢馮氏對
盧事意見，茲將該社記者談話經過照錄於後：

(以下為記者問，馮氏答。)

(問)副委員長對於日軍此次行為之觀察如何。(答)
蘆溝橋事件之發生決非偶然，日本有些軍人好大喜
功，亦為此次挑戰之一因。彼等鑒於東四省之不戰而
勝，熱中於升官如拾芥，故又欲以九一八之故技，復演
於華北，而忘記古訓頓兵堅城之下，將不勝盆而蟻附
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予相信
日本人民中不乏明智之士，日本政府中亦不乏明達
之人，如果迅速澈底放棄侵略政策，猶不失為亡羊補
牢之措置，否則道重少數輕操者之後，續調大軍，據大
事態，則不僅破壞東亞及世界之和平，其自身恐亦遭
受不可挽救之後果。(問)蘆溝橋抗戰之經過，副委員
長所知如何。(答)事變經過，據余所知，決非二十九軍
挑釁，乃日方假借非法演習之名，完成其進攻準備。後
以一士兵失蹤為藉口，猛向蘆溝橋及宛平城進攻，企
圖一舉佔領，以控制北平。當時我軍守蘆溝橋者祇兵
一連，而敵兵則以三連及大砲機關槍集中於蘆溝橋
轟擊，致我死守該橋之官兵，全作悲壯犧牲，其未死亡
者不過四人而已。我守宛平城者為吉星文團長之一
部，即沉着抗戰，將蘆溝橋克復，繼又組織慶豐隊，利用
夜襲，殺傷敵兵甚多，總計我傷亡者達二三百人，但使

略者之損失，當過於此。予在知戰事消息後即復二十
九軍將士一齊電，內云：「諸君乃革命軍人，抗敵守土
之責，斷不容絲毫退讓，以保千萬年之光榮歷史也。予
深信二十九軍及華北民衆，正準備為捍衛國家而繼
作更勇敢之奮鬥，更偉大之犧牲也。」(問)副委員長
對此事前途之觀察如何。(答)此事前途全視日本有
無悔悟，我國固望和平，但斷不能容忍侵略事態之容
續擴大，因為國家之獨立自由，為全國上下不惜犧
牲一切以求之者，且華北官吏與軍民，忍辱負重，數年
於茲，其忠勇愛國之教育與歷史，以及救亡圖存之一
致信念，斷不能輕自斷送。關於我國軍民應有之態度，
已見委員長之談話，恕不重複。全國軍民應團結一致，
不畏不懼，忠誠勇敢，就各人地位，貢獻一切力量，在
政府統一領導之下，為民族生存，為國家復興，與堅強
奮鬥也。

日政府之無理聲明 日首相近衛外相
廣田於二十七日先後在議會中演說，竟謂侵
我國土係「必要時之自衛行動」，並誣我統
一為抗日，茲摘錄廣田之演詞如下：

夫確保東亞安定勢力之地位，貢獻於真正世界和平
之樹立，乃為日本帝國之國是，今已毋待贅言。維當其
實行之際，首應考慮日、滿、華、蘇間之關係，此為余
所確信者也。綜觀最近中國之情勢，以統一國內輿論，
鼓勵國家意識為手段，而以日本帝國為目標，提倡所
謂抗日精神，甚至成為運動具有組織強化而利用之，

基因為上項情形，於是不祥事態層見疊出，帝國政府
認為至堪遺憾者也。帝國政府曾於成都事件勃發之
際，即欲糾正在日華國交上根本障礙之中國對日態
度，關於改善國交與該政府之誠意等等具體問題，求
其有所表示。但不幸而該項交涉，因遭華方反對，不得
已為之停頓，其後日華兩國關係，直言之，決難認為滿
足者也。東亞之日本帝國，其根本方針在乎日滿華三
國間之融和提攜，以阻止赤化勢力之東漸，俾便實現
東亞之安定，自毋待重申前言。故帝國政府切盼華方
對此根本方針及早得到充分理解與認識，但事實上
華方非僅缺乏上項理解與認識，且近來一抗日「精
神，變本加厲，甚至本月七日夜間，忽有蘆溝橋事件之
爆發，要不外乎前因之結果耳。帝國政府對於此次事
件之態度，曾於本月十一日業經聲明在案，當以現地
解決與不擴大事態為方針，企圖和平解決，同時並盡
力希望南京方面設法善處，迅速收拾時局。此余所以
極望華方及早反省，切實履行本月十一日晚雙方妥
約現地解決之條件，帝國政府此項態度，已令駐外使
臣詳細轉達各國政府，當承充分諒解，惟以南京政府
之態度若何，則對於中國一般民衆之反響，未許樂觀，
或不無激發不祥事件之危慮，故屢向華方中央及地
方當局對於取締排日行為及保護日僑促其注意，以
應付事態之推移，而策萬全。總之，此次事變，其解決關
鍵，完全繫於華方之行動若何，余則期待華方容納我
方所希望，迅速結束時局，處以適宜有效之措置耳。

我外部發言人之談話 自二十五日日

111836 軍在廊坊重啓戰燬我外部發言人當於二十七日發表談話如左

自本月七日夜，日軍在蘆溝橋無故向我駐軍發擊以來，雖其責任完全不在我方，但我當局為顧全東亞和平，始終表示願以外交方式謀適當之解決，我外交部長並曾迭次向日方正式提議，雙方約定日期同時撤兵，不幸日方對於我方歷次和平表示及提議，不獨不予接受，且大舉增兵集中平津，同時與我地方當局確定解決辦法。我中央得報後，察其內容，與我既定方針，尚無重大出入，為貫徹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對。我方極度容忍維護和平之苦衷，應為中外人士所共見。方謂日方前線之軍，從此可以撤退，後方之軍，亦可以停止進發，乃一週以來，日軍不獨毫無撤退模樣，且日本國內及朝鮮各地，仍續派大量軍隊絡繹向平津出動，念五日晚間並無故向我廊坊駐軍發擊，繼之以飛機轟炸，念六日復向我地方長官，提出無理要求，兼在北平近郊四出挑釁，其蓄意擴大事態，別有企圖，蓋已昭然若揭，兩旬以來，我方已盡和平最大之努力，嗣後一切事應之責任，自應完全由日方負之。

宋哲元發表通電 自日軍進攻廊坊後

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亦於二十八日通電全國，表示決心抗戰，其原電如下：

委員長將各院會均鑒各部省市府政各級諸主任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師旅長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哲元自奉命負冀察軍政之責，兩年來以愛護和

平為宗旨，在國土主權不受損失之原則下，本中央意旨處理一切，以謀華北地方之安甯，此國人所共諒，亦中日兩民族所深切認識者也。不幸於本月七日夜日軍突向我蘆溝橋駐軍發擊，我軍守土有責，不得不正當防禦，十一日雙方協議撤兵，恢復和平，不料於二十一日砲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駐軍，於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駐軍猛烈攻擊，繼以飛機大砲肆行轟炸，於二十六日晚，又襲擊我廣安門駐軍，二十七日早三時，又圍攻我通縣駐軍，進逼北平，南北苑均已在此戰中，似此日日增兵，處處挑釁，我軍為自衛守土計，除盡力防衛聽候中央解決外，謹將經過事實，據實奉聞，國家存亡，千鈞一髮，伏乞賜教，是所企禱，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叩感印。

蔣委員長再度發表意見 二十九日北平形勢突變，宋哲元率部離平，天津危在旦夕，二十九日蔣委員長應新聞記者之請，發表下列之意見：

(問) 宋委員長突然離平，致失重鎮，未悉中央對其責任問題，如何處理。

(答) 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張。余身為全國軍事最高長官，兼負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身負之。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為國人有識者預慮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蝕壓迫，由來已久，故造

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得認為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為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國民祇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

(問) 今後我政府對日方針究竟如何？

(答)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余在廬山談話會，曾切實宣告，此事將為我最後關頭之限，並列舉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此中外所共聞，絕無可以更變。當時余言我不求戰，祇在應戰，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為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畫，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人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場，實為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總之，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一致奮鬥到底，余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慎，各盡其職，共存為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也。

孫院長談革命抗戰 立法院長孫科，於二十九日對新聞記者發表抗戰之意見，茲照

錄於下：

孫氏首謂日軍進犯華北，佔據我交通樞紐，軍略要地，其志在必得，故屢戰屢和，藉以增厚實力，本人在兩星期前，即致電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說明及早抗戰之必要，以免平津淪於危境，今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等相率離平赴保定，可見北平孤城，已非常危險，今日唯一希望，為二十九軍能堅守平津，以待援軍趕上應援，長驅反攻，使華北領土主權恢復完登。

吾人須知日本並無對華全面作戰之決心，其所取策略，為分化中國，逐步併吞，今日聲稱對付二十九軍，先控制平津，目的達到之後，即將併吞整個河北察綏，河北察綏到手後，必索山東山西，晉魯之後，又要隴海路，靈柢中原及西北，勢必及於長江流域，長此逐步佔領，其藉口雖為對付某人某軍，或某某政權，而非與整個中國作戰，但吾人決不能為敵人宣傳所惑，以為今日戰事，為日駐屯軍與二十九軍之戰，隨其術中，吾人必須認爲中國爲整個的，中國軍隊爲整個的，無論侵略何處，必須全力以赴，日本進行其各個擊破之陰謀，吾人必須以全面抗戰答復之，如此始有和平希望可言，否則敵人步步進迫，吾人着着退讓，何異率全國以降敵？

有人以爲中國今日準備，尚不充分，不能即起抗戰，此種論調，實似是而非。第一，今日之事，非吾人求戰，而爲敵人迫我不得不戰，如再屈服，即等於投降。投降後，尚有何準備可言？第二，我準備，敵亦準備，永無並駕齊驅之一日，且敵人不容我從容準備，第二日戰事，非強

國與強國作戰可比，因強國與強國戰，雙方軍備實力相等，可決勝於邊境陣地之上，我認則不然，戰場在我國境內，我惟有革命戰，始足應付之。即全國人民，均隨時隨地，參加作戰，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日本有幾何兵力，可以征服中國，戰事延長，日本自然祇有失敗，又有人以爲中國經濟重心，均在沿海，戰端一啓，損失太大，不能不先作準備，其實亦似是而非。因吾人必認明抗戰目的，在求民族生存，當然不能不受犧牲，如怕受犧牲，則準備亦無論。欲以經濟重心移於內地，固非短時可辦到，然敵人咄咄進迫，豈能容我準備十年二十年乎？

孫氏次述中國外交路線，謂法蘭西爲歐戰後戰勝國家，尙竭力寬取朋友，中國爲弱國，當然更須朋友，決不能因怕得罪敵人，而不敢寬取友邦，自陷孤立，與遠東政局有關係者，爲英美蘇聯三大國，英美爲海軍國，在遠東雖有利益關係，但決不會運用其海軍力，以參加大陸戰爭，援助中國，故中國唯一可找之朋友爲蘇聯，蘇聯爲遠東唯一大國，且爲陸軍國家，如中國與蘇聯有互助公約等存在，日本即未必敢輕於啓發，現在日本之所以急急侵略華北，即先下手爲強之意。最後孫氏表示今日華北局勢，已到最後關頭，全國人民，固應信任政府，沉着應付，但必須使全國抗敵民氣，能充分發揚，庶國力充實鞏固，爭得最後之勝利，孫氏對滬上各報言論，均痛關當前和平談判之錯誤，認爲非常確當，認此種言論，深符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之主旨云。

汪主席講最後關頭 汪主席於七月二

九日演說「最後關頭」茲探錄原詞如下：各位同志，本月十五日兄弟會對各位同志說了幾句關於救亡圖存的話，如今所要說的，是就從前說過的幾句話，加以引伸。本月十五日蘆溝橋事件已經發生好幾日了，當時兄弟會說，這事件之演進如何，雖未能預測，然這事件決不是偶然發生，而是一種預定計劃，那麼我們也只有據着已定方針，以爲應付，及至十七日，蔣委員長在第一期談話會裏已經鄭重的把方針宣布出來了，全國報紙都已登載，各位同志都已看見這裏頭有一句，最明確最緊要的話，是說中國今日已到了最後關頭。兄弟如今想就「最後關頭」四字加以說明。我們記得在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全大會蔣委員長曾經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話，在二中全会裏曾經有明切的解釋，三中全会對於外交方針，也是根據着這幾句話，以爲進行，我們知道日本對於中國是侵略無已的，自九一八以來，對於中國是一步一步的殺進來，而中國呢，却是一步一步的往後退，中國爲什麼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呢？因爲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則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是怎樣呢？總括說來，在外交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來，只能想些方法使他進得慢些，中國不能不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只能想些方法使我們退得慢些，爲什麼想慢些呢？難道想趁此偷安苟

活麼？不然，我們只想趁着這慢些，騰出一些時間來，在內政上做種種準備的工作，以加強我們的抵抗力，這便是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以九一八事件訴諸國聯，原想藉國聯的德制裁，經濟制裁，武力制裁，使日本不能向中國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然在事實上國聯除了有些微的道德制裁之外，經濟制裁武力制裁絲毫未想。因此日本的殺進來一步一步沒有停止，東三省遂次第淪陷了。我們在這時候，只能做得到一些號召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工作，然這些工作，只是起頭，還沒有什麼成就。於是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的結果，由九一八事件而進為二二八事件了。以十九路軍第五軍及各處援軍之苦戰，及國聯調查團之斡旋，三月初淞滬失守，因而有淞滬停戰協定之締結。淞滬停戰協定自然是重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這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着這慢些趕快做種種準備的工作，例如江西剿匪之得以進行，東南各省公路網之得以完成，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淞滬停戰協定之後，不過一年，而熱河戰事長城各口戰事，又發生了。日本之殺進來一步一步的緊了，及至我軍收績，熱河失守，長城各口亦以次失守，於是又有塘沽停戰協定，這自然是更重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這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着這慢些，趕快做種種準備工作。我們發覺精神方面物質方面，缺憾太多了，抵抗力薄弱而且零碎，不能將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抵抗力完全發動，而且還有許多從旁從

後牽掣阻撓我們，因此在精神方面，謀團結謀組織之改善，謀訓練之加緊，在物質方面，則國防設備與國民經濟建設同時並進，兩三年間，精神方面有些成就，物質方面的成就也有數目字可以計算。統一事業，不能說是完成而不能說沒有進步，至於剿匪，則東南數省次第肅清了。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

塘沽停戰協定之後，繼續發生的是通車問題，通車問題，我們在不承認偽國原則之下，通車以不用偽國車票，通車以不用偽國郵票而勉強解決。至於通航等問題，仍在繼續堅持，而二十四年六月，日本之殺進來又一步一步的緊了。從五月二十九日起，口頭交涉至六月九日，我們鑒於形勢不能不作種種緊急處分，因為至六月十二日，便是日本自由行動的時候了。這種種緊急處分，其為重大損失，確是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仍然忍下去讓下去，當時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因此之故，各種準備的工作，仍得進行，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儘可能的努力去做，其間如西南剿匪之完成，兩廣之統一等等，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這樣的忍了又忍，讓了又讓，已經整整的六年了。我們不想着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的，是無底止的，這樣的一步一步的往後退，是無底止的，而且我們的準備，我們知道，日本也知道。我們固然很坦白的說：「這些準備都是現代國家所必需，我們恃此以與人為敵，我們亦恃此以與人為友，為敵為友，不只在我們，而且在日。」然而日本會這樣的說：「我們不許你們與我為敵，而且不許你們與我為友。」

那麼我們的準備，不但不能得到慢些的結果，反而是喚起日本之加緊的一步一步殺進來了。這樣的不準備不可，欲準備不能，使我們於想些方法一步一步的往後退的時候，不能不劃定一個最後關頭，未到這最後關頭，容許我們想些方法，能不退最好，不能不退，也盡可能的退得慢些，及至到了這最後關頭，則我們一齊站着，不能往後再退一步了。

從前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當「未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忍耐，及已「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當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犧牲，則犧牲為無意義；今日若不犧牲而猶言準備，則準備為尤無意義。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這意義誠然是嚴酷的，然不如此，則尙有更嚴酷的隨在後頭，實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傀儡了。中國歷史上為外族所侵略，牛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能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侵略者因此極富貴的，將我們大多數的人，以及全數的土地得到手裏，我們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傀儡呢？不做傀儡只犧牲。我們

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的之理，如其不能做到，是不為，不是不能，所謂不為，便是沒有犧牲之決心，而只有傀儡之決心。我們不但因為不願做傀儡而犧牲了自己，我們並且因為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們

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的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雖不能擋住敵人之殺進來，然而我們必能使敵人殺進來之後，一無所得，我們幾年以來，處心積慮，講團結，講統一，講組織，講訓練，為的是到最後關頭，能夠發動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以駕馭使用日積月累得來的各種物質建設，加強對於侵略之抵抗，所謂抵抗，便是能使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為抵抗侵略而犧牲。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我們高呼一句最後關頭，我們更高呼一句犧牲。

汪主席廣播演說 八月四日晚八時，汪主席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題為「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原詞如次：

各位同胞：當此存亡危急的關頭，兄弟所要說的只是幾句話：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

論到責任，原是大家都有，服務政府機關的各有各的責任，服務社會機關的也各有各的責任；就政府方面來說，從前的措置如何，現在的措置如何，將來應該

如何的措置，這固然是很大的責任；就社會方面來說幾年以來，人民所供給的血汗，實在不少了，除了以法定的貢獻供給國家之外，還有許多的義務捐以至樂捐，其於責任可謂已盡。然以之比較日本對於所謂「華北事變經費追加預算」一動筆就是四萬萬圓，其相去又如何呢？

中國歷史上有兩句最痛心的話，一是鄭國說：「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韓之亡，而徒欲延其數年之命，這樣的以人參湯來延最後之喘息，到底不是辦法。一是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之亡，而惟欲一死以自盡其心，然想到了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了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

然則不能不商量怎樣的大家負責任了，兄弟的愚見以為大家若要負責任，則必先之以大家說老實話。所謂說老實話，是心口如一，心裏這樣想口裏這樣說，這是很要緊的。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心裏所想與口裏所說，並不一樣，其最好方法是自己負責任，而看別人去怎樣負責任。當和的時候拚命指摘和當戰的時候拚命的指摘戰；因為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橫豎別人該死，於是朝廷賜傳首九邊了，袁崇煥凌遲菜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種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之中，只有隨處碰壁；除了

以一死塞責之外，簡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

宋亡將及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樣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夠受了。自十九世紀以來，亡人之國，不只武力，一切經濟文化，皆可為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國不亡則已，既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在大戰中俄國敗於德國，幾乎亡了。德國土國敗於協約國，幾乎亡了。然率能保存且能復興，這都是於垂亡之際，人人下了救亡圖存的決心，人人肯說老實話，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這種做法，無他巧妙，只是說老實話而已。

這說老實話不是等閒的，人人能說老實話，後能人人負責任；反之人人不說老實話，則必人人不負責任；人人不負責任的結果，除了亡國，還有那一條路。

我們知道現代戰爭，有強國對於弱國的戰爭，有弱國對於強國的戰爭，強國對於弱國的戰爭，利用自己力量豐富，運用迅速，期以一舉而廢弱國者，使無復戰鬪能力。弱國對於強國的戰爭，自知力量不及，但是已經下了決心，就要將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那麼自己的力量，固然使盡，而強國的力量也為之消耗，強國於是便不能不有所顧慮了。我們必須知道強國之對於弱國，如饕餮之徒，貪得無厭，如果吃着甜頭，那自然越吃越甜，永無不吃之理。除非吃着了苦頭，方纔會把貪慾打了回去。所以我們若能將

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則至少少總可使他吃苦頭。

還有一層，我們也必須知道，現代戰爭，不只是有形之戰，而且是無形之戰。一個強國平日對於其他強國，雖不以兵力相見，然野心既大，樹敵必多，其兵力已有備多力分之苦，何況除了兵力之外，還有經濟戰、商務戰、工業戰等等無形之戰。時時刻刻都在性命相搏，絲毫不肯相讓。因此之故，一個強國對於一個弱國，為有形之戰，以消耗了兵力以至於財力，則無異對於其他強國發生了破綻，使之得乘間而入，其始只是若干消耗，其終且成爲致命之傷。一個強國無論如何的強法，對於此點，決不能無所顧慮的。

明白了以上的意義，則可知一個弱國，對於一個強國不得已而應戰，極度的犧牲是萬萬不能免的，而這種極度的犧牲，決不是白白葬送了去，絕無效果的。反之，不肯犧牲，犧牲而不肯極度，則強國不但吞食得容易，而且消化得也容易，這真使他越吃越胖，不但不因消耗而發生破綻，且將以這一個弱國爲資源，更爲吞食其他強國之用了。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估量太高，則將輾於嘗試，估量太低，則將即於消沉。」這些說話，誠然是至理名言，但是估量兩字，是不容易做到的。例如歐戰開始，德國原欲聚其兵力，於最短期內擊破法軍，直入巴黎。當時德國估量自己兵力必然可以做到；但是後來遇著比國里愛厄之抵抗，以及法國馬斯阿之立定陣線，原定計劃，不能達到。這是德國估量自己力

量太重，法國力量太輕，以至於此。德國的軍事學，世界有名的，尙且對於估量，不免有差。又如近來意大利之攻擊阿比西尼亞，當時各國的軍事觀察家，皆以阿比西尼亞多沙漠不毛之地，而且又有雨季，屆時意大利軍隊，必不能前進，然而後來意大利之進兵迅速，阿比西尼亞之一敗塗地，竟不待至雨季，一般軍事觀察家所估量的完全錯了。由此可知估量二字，是不容易做到的。大抵一個強國對於一弱國，用兵之始，必欲以雷震萬鈞之力，糜碎之於一擊之下。當此之際，這一弱國，惟有硬着頭皮，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含此實無生路。

又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是愛好和平者，如果被他人侵略，將必得尊重和平者之援助。」這些說話，誠然也是至理名言；但是我們固然愛好和平，而和平之存在，不取決於愛好和平之志願，而取決於維持和平之力量。沒有維持和平之力量，而言愛好和平，這不是愛好和平，而是顛覆和平。世界上固然有尊重和平的國家，但只知尊重和平而不知拿出力量來，與其稱爲和平之尊重者，毋寧稱爲和平之嘲笑者。然而拿出力量來是不容易的：第一爲先要我們自己拿出力量來。第二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是人類應有的道德，然就現在世界上國家民族林立的局面來說，那一個國家民族，不是爲自己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那一個國家民族肯爲別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除非是共同利害，即使是共同利害，而權衡輕重，斟酌緩急，也大有提刀四顧，躊躇滿志之餘地，由

此可知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時候，全靠自己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含此實無生路。

於是有人說道：「然則以弱敵強，豈不甚難？」拿破崙說字典無難字，我們說字典無易字，因爲知其難而說是易，那就不免隨便的說，隨便的做，說既不老實，做又不負責任，反之，知其難而說是難，知其難而仍然向著難去做，那就說是老實的說，做是負責任的做。這決心與勇氣，當然增加十倍，即使困難十倍於此，亦可將他打破。我們大家說老實話，我們大家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以引起無謂的衝動。因爲這種衝動，是易於頹喪的，我們不作著想，以引起無聊的希望，因爲這些希望，是易於幻滅的。總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的一致呼聲了。

馮副委員長廣播演說

馮副委員長於八月六日晚八時起，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題爲「我們應如何抗敵救國」，原詞如次：諸位同胞，在今日我們的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又以武力攻佔我們的平津，屠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和平綏鐵路沿線，到處轟炸我們的時候，真正到了我們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我看到聽到許多同胞，無有一個不是在憤怒敵人的暴行，都在打算如何爲國家民族的存亡而奮鬥，我們看到平津一帶的軍隊如何忠勇地犧牲自己的性命，抵抗敵人的進攻，雖然戰爭的結果，我們暫時小有失敗，可是這一

切表現，已證明我們能夠抗敵救國，並且保證我們能夠獲得抗戰的最後勝利。所以我今就來和諸位談談「我們應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我們政府對於敵人的態度，已經蔣委員長幾次明白愷切地昭告於全世界，就是我們以平津及華北主權的不受侵犯，為我們暫時忍耐的最後關頭。所以現時除了帝國主義澈底悔悟，返還一切侵佔去的領土主權以外，我們只有為爭取國家的生存而奮鬥，我們只有實現蔣委員長的主張而抗敵，說到如何抗敵救國，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說：第一，我們應如何正確的估計敵人，這個問題，我們又可以分成三點：（一）六年來敵人不斷的對我國侵略，尤其是最近敵人在盧溝橋和平津的襲擊，轟炸，已經最後一次的打碎了少數人以爲日帝國主義的侵略還有止境的幻想。另一方面這些慘痛的事實，又不免激起一部分同胞把全日本人民都看成敵人的錯誤認識，我們要知道侵略中國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兇橫殘暴的是日本軍閥，至於日本人民，我相信大都還是愛好和平，擁護公理和正義的，我相信他們終有一天會和我們攜起手來，制裁他們橫行無忌的軍閥，打倒他們帝國主義的政治。但是我們對於日帝國主義和軍閥，卻決不應該再存有絲毫的幻想。他們是只有覆亡於我們全民族革命戰爭的鐵血之下時，才能收拾他們貪得無厭的野心，才能認識世間的公理和正義。（二）我們還有些人把敵人的力量估計的太高，把我們自己的力量估計的太低，他們所以把敵人力量的估計太高，一方面是太高估計了敵人砲火的

效力，另一方面又相信日本可以在我國國民中用威脅利誘的卑劣手段，收買許多人去做工具。關於現代戰爭中砲火的效力，我們在後面再去詳細說明。現在就以盧溝橋的戰事而論，這是敵人處心積慮，至少計劃了一二個月以後的行動，爲什麼他們攻擊了兩個星期，傷亡到由五百至三千人，還沒有攻下。由此可見只要我們的將領和士兵能忠勇愛國，不怕犧牲，相當的有點準備，就可以抵抗敵人武器的優勢，就可以打擊敵人外強中乾的輕舉妄動。同樣的我們平南戰爭的失敗，固然由於敵人武力的集中與衆多，然而亦由於我們自己的準備不夠，否則敵人是不会這樣容易得手的。又比如敵人早已把二十九軍和二十九軍的將領看成可以隨意支配的工具，然而宋哲元到了緊急的關頭，還是要不顧一切的還手，二十九軍的官兵，還是要忠義奮勇的抗戰起來，所以二十九軍這次幾千人的死亡，死的真有價值，實不愧爲中國的革命軍人。再如日本一手製造的冀東偽組織之下的保安隊，因爲張慶餘和士兵的幡然反正，一天功夫就把通州的日本兵殺死了二百多，而舉起抗敵的旗幟。由此可知敵人所製造所希望的，我國內部的矛盾，在民族生死關頭的時候，必然能夠一致的站在抗敵戰線上共同挽救危亡，而日本所誇耀的武力，並非是不可戰勝的。況且現在有的不過是前哨的戰鬪，如果展開了全面的持久戰時，他們的內部問題，還要更多更大。（三）另一方面又有些人把敵人的力量，估計的太低，以爲只要我們的軍隊一還擊，敵人就得敗亡，這也是不合

事實的想法。因爲民族革命戰爭，固然不能單靠武器的優良，但是我們祇少得有決心，有計劃有準備，我們要避免敵人之所長，以毀其所缺，利用我之所長，以攻其所短，因爲敵人內部，固然有許多矛盾，士兵們都有畏縮怕死不願打仗的心理，但是亦必須在我們長久的抗戰與反攻之下，他們內部問題和矛盾，才能完全暴露出來。總之，我們對於敵人的力量，估計的太高或太低都是錯誤的。估計太高了，結論只有等待作亡國奴，或是甘心情願的做漢奸。估計太低了，不免要受許多不必要的失敗和損失，反而增加了敵人的凶謀。因此我們對於敵人的正確估計，應該是敵人的物質力量並不可怕，我們必能戰勝，而這個必能戰勝的條件，就是我們舉國上下堅毅一致的決心，過密具體的計劃，盡可能的充分準備和持久的大規模的抗戰。第二我們應如何正確的認識抗敵政策，我們現在所以要實行抗戰，完全是我們的敵人逼迫出來的。我們並不是不愛好和平，正因爲過去我們過於愛好和平，所以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不已的對象。現在只有用抗戰手段，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才能使全世界的各民族獲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發展之權利。因此我們的堅決抗戰，不是以一死了事，保全了個人的人格和國格就以爲足，而是以少數人民犧牲，求得全民族無數人的永久生存。我們不是燬滅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建設，使敵人即使佔領了全中國，亦毫無所得，而是要在敵人的侵略中，把無論未被或已被敵人佔領了的地方，用我們頑強抗戰的手段，完全把敵人驅逐出去，而取

得國家自由與平等，我們這個最後勝利的信心，決不是幻想而是教訓。總理中山先生曾分析武昌起義的事說明這個道理。他說：「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澂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於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軍糧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次義大利人，有加利波地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敵人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真乃精神勝物質耳。」這一段遺訓，是我們今日所當切記的。現在的本帝國主義，其戰鬥力固遠勝於滿清政府，但是我們現有的武器亦遠勝於辛亥時的革命軍。況且我們有的是偉大的民族精神，而日本帝國主義，恰如日俄戰

爭時之俄國，毫無精神可言。所以這次中日戰爭的結果，只要我們徹底抗戰，失敗者必定是日本，最後勝利者必定是我國的，第三我們應如何實行抗敵救國，從上面所說的看法，我們對於抗敵救國的辦法約有三點：（一）發揚我們民族抗戰精神，如同甲斐家紆難的令尹子文爲公不爲私，乙申包胥的爲國不爲家。我們首先要把許多不良的觀念，比如自私，不誠實，怕死，爲家不爲國，明哲保身等等，這些觀念如不剷除淨盡，不留一點奴隸坯子，我們現在應該刮垢磨光，以「爲公」代替「自私」，以「忠實」代替「不誠」，以「犧牲」代替「怕死」，以「戰死於戰場」代替「壽終正寢」。我們如果個人做到只有公不知有私，忠於國，忠於民族，不顧家庭，犧牲個人小我的生命，換取民族大我的生存，則我們的國家，必能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比如土耳其和蘇聯的反抗戰爭，都是以民族抗戰精神，而獲得勝利的最好榜樣。（二）我們要知道抗敵戰爭的進行，是一個長時期的艱苦巨大的工作，我們除了貢獻我們的身體到戰場上去奮鬥，還應該貢獻我們的金錢財產給國家，以充作一切必要的戰費。最近聽說侵略主義的日本，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他們的國民，尙有捐助一百萬元五十萬元給國家的，我們是被侵略的國家，我們是在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的人民，所以我們更應該比敵人還要加倍踴躍的來獻家紆難。人人將他所有的金錢，貢獻一大部分給國家，則我們自然不怕財政困難，不怕我們沒有新式的武器來抵抗敵人了。

（三）抗敵戰爭無疑的是一個巨大的消耗戰，我們國民應該加倍的替抗戰生產用品，加倍的替抗戰節省私人用品，實行不供給原料與敵人，而將節衣縮食和生產所得的物品，完全集中到國家手裏去。這樣我們的抗戰，就可以持久，力量就可以加大了。最近敵人已經在他們國內實行第七次的徵兵，並且增加戰費四五萬萬元，又宣傳要將二十八個師團來攻擊我國，民國四年的時候，日本曾以動員軍隊嚇住了袁世凱，使他完全承認了牠所提出的二十一條。同胞們，現在已不是那個賣國政府時代了，我們要動員四萬萬五千萬人以答覆牠動員二十八個師團，我們要把精神，把金錢，把物力都貢獻給抗敵戰爭上去，以拼死的戰鬥打擊我們的敵人，現在世界上還無所謂什麼真理及和平，誰的力量大，真理和平就在那一邊。現在是我們全體國民爲公理，爲正義，爲生存，爲和平，爲國家，爲民族，爲自己，爲子孫犧牲一切精神物質的最後關頭。要人人起來參加抗戰，方可生存，不然則亡。總理中山先生教訓我們說：「安南有一個大官住在河內，叫做黃高啓，從前安南沒有亡國的時候，他做過了宰相的所以他是升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因爲他很有錢，所以他置在河內的產業，便非常之多，家中的花園也非常之大，但是安南現在亡了，他就是做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還是要做法國的奴隸。國家亡了，要做外國人的奴隸，就是升官像黃高啓，發財也像黃高啓，要人不屈他是亡國奴，他還有什麼榮耀呢？國家之存亡，和我們人民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國家是強盛，大家便榮耀，國

家是衰弱，大家便恥辱。中山先生的這段遺訓，也就是我今天貢獻給諸位的意見。希望全國人民都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實行堅強持久的抗日民族革命

中美成立貨幣協定

去歲我國派陳光甫前往美國商談貨幣合作，經於五月間成立一協定，以大批白銀購取美元，存於美國，大有助於我國幣制之安定。最近財政部長孔祥熙遊美，復與美國財政部長毛根索成立一貨幣協定，於七月十二日簽字，其目的在於以銀易金，藉以增加現金準備中之金準備部分。茲將七月九日孔毛共同發表之聲明書，譯錄如次

一九三六年五月美國財政部與中國財政部代表會談所成立之貨幣合作，對於中國新幣制之順利進行極有貢獻。中國國內經濟及美國貿易，雙方均蒙其利。吾人現能宣布中美兩國貨幣合作更進一步以繼續

戰爭，敵人是不足怕的，一次碰次的失敗，也是不足慮的，只要我們全體國民愈發奮厲的抗戰下去，勝利總是我們的。

市隱

一年前所成立之諒解，此際美財政部長聲明余信中國國民政府所進行之貨幣程序，不特基於健全之通針，並且為趨向世界通貨安定目標之重要步驟。吾人為增加達到此種目標之努力起見，在幣制改革及通貨安定程序上維持合作起見，並為遵照吾人之購銀政策起見，已明確表示願在互能接受之條件下，向中國中央銀行購買大量白銀，並使中國中央銀行可在保障中美兩國利益之條件下，獲得美匯，安定通貨。同時中國財政部長聲明深信中國政府所採取幣制改革之新計劃及與美國所商定之辦法，足以保證中國通貨之安定，並可藉此促進中國國民經濟之改善及繁榮。雙方已商定中國政府將向美國購買大量黃金，為協助中國政府增加其黃金準備起見，又為遵照一九三四年美國購銀法起見，美國財政部將向中國

政府續購白銀。美國財政部並擬將雙方前已商定辦法之範圍，即中國中央銀行在此辦法下得以保障中美兩國利益之條件獲得美匯，藉以安定通貨者，予以擴大。

中美兩國財政部長對於兩國均有利益之結果深感滿意。此種結果實由於去歲兩國所成立之諒解有以致之。中美兩國且能宣布兩國之更進一步合作，尤為欣幸。中國幣制之改革與通貨之安定已告極大之成功。中國與他國，尤以佔中國國際貿易第一位之美國之貿易業已增加。中國財政部長深願代表中國政府與人民表示感佩起見，特親至美國進行談話，目前此項談話已告結束。美國財政部長此次得親與中國財政部長接觸並商議推進兩國之幸福，誠屬欣幸。

中美新貨幣協定之趣意，照此共同宣言已可明瞭。惟兩國互相購買金銀之確數，尚未宣布，因孔毛兩氏均以宣布確數徒使投機家引為有價值之資料也。又中國所購之黃金將留存美國，以為中國通貨之準備云。

七月二十二日